

子典膳郎尋加銀青天寶玉轍
光祿大夫遷祿書歸此奉殊和樂館
于外公

一一八 第一輯 總第(一一)輯

書法學刊

鍾明善 主編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子典膳郎尋加金青天寶五載月美巳精
祿大夫遷祿書臨此奉殊和榮館于外之

二〇一八 第一輯 總第（二）輯

書法學刊

鍾明善 主編



创于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書法學刊.第2輯/鍾明善主編.—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7

ISBN 978 - 7 - 100 - 15449 - 9

I . ①書… II . ①鍾… III . ①漢字—書法 IV .
①J29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52412 號

權利保留，侵權必究。

書法學刊(第二輯)

鍾明善 主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頂佳世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49 - 9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開本 889×1194 1/16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10 1/4

定價：56.00 元

學術支持 西安書學院
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

顧問 蘇士澍

編委會主任 鍾明善
編委 任大援 李一鳴 吳振峰

張哲 郭彤彤 陳洪武

董建平 薛軍 薛養賢

編主編 鍾明善

常務副主編 郭彤彤

副主編 董建平 薛養賢 吳振峰

編輯部主任 雷力

編輯部副主主任 趙浚喆

編輯

雷榮 劉清華
司全斌 龍晟 張惠君

封面題字 鍾明善

封底篆刻 鍾鑄

古 典

○〇一 | | 韓擇木隸書的再認識

鍾明善

經 典

○三一 | | 《長孫幼正墓誌銘》釋略

馬子周

研 究

○四五 | | 沈尹默生平與書法藝術（一）

李青

○九〇 | | 漢代碑隸的文化學思考與美學分析

姜秉正

一〇二 | | 古風漫處 山川渾然（二）

楊煦生

一一七 | | 略述趙壹《非草書》與東漢靈帝時期的社會風尚

郭陽子

發 現

一二一 | | 沙峪摩崖造像考察報告（二）

馬國良

現 代

一三一 | | 真力彌滿 韵馥葩奇

鍾銘

蔣永梅

張馳

古典

韓擇木隸書的再認識

韓擇木隸書的再認識

鍾明善

杜甫有詩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如

杜子美所譽，唐代書家中韓擇木隸書的確別具風神而使『八分中興』。

韓擇木，昌黎人。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學家韓愈的『同姓叔父』。

《宣和書譜》稱：

隸學之妙，惟蔡邕一人，擇木乃能追其遺法。風流閑媚，世謂

蔡邕中興焉。

韓擇木所書隸書作品，傳世者有：《桐柏觀碑》、《昭告華岳碑》

（天寶元年（742），石在西安碑林）、《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天寶九年（750），石在長安）、《唐上都薦福寺臨壇大戒德律師之碑》（大曆六年（771），石在涇陽縣文化館）等。特別是《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與《唐上都薦福寺臨壇大戒德律師之碑》，一在《安史之亂》之前，韓擇木春風得意之時；一在《安史之亂》之後，韓擇木也與韋述一樣經歷了歷史的劫難。研究這兩件相距21年的書法作品，對認識韓擇木隸書

的風格變遷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唐玄宗天寶九年刻石。誌石高90厘米，寬90厘米。30行，每行35字。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集賢院學士

知史官事韋述撰，太子及諸王侍書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輕車都尉韓擇木書。

壽光公主，唐玄宗李隆基在冊的二十九女之一。《新唐書》僅一句：『壽光公主，下嫁郭液。』誌文可補充史書之不足。

特別要說的一點是，誌文撰寫者韋述是唐代著名史學家，幼年即好

讀書，『不知寢食』。當時『儒宗』元行衝『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少年即『舉進士』。『考工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小小年紀，被唐代大文學家譽為史學家司馬遷與班固，足見其才華之奇。後來他『續七略』，《撰開元譜》，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他『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淡榮利，爲人純

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安史之亂中『身臨賊，污僞官』，但在亂中『能存國史』，『以功補過』。寫此誌時是安史之亂前五年，也是唐玄宗專寵楊貴妃耽樂忘返、重用楊國忠『氣盛而微』而不自省的時期，也是他正值文運、官運俱佳的時期。

自古及今，做史官難，爲本朝皇親國戚、帝王后妃、太子公主秉筆治史更難。而韋述却能以遷史之筆在碣文中將壽光公主的經歷寫得簡潔而能盡，裁而有當，用語精練，氣平心靜。對壽光公主『約己正身，以勤婦道』大加贊賞。稱贊她『不怙寵以凌娣姒，不恃貴以傲叔妹。夙興夜寐，曾無怠墮之害；色靜言和，莫見驕矜之色。雖季姜、徐淑之雅正，鴻妻萊婦之孝敬，不是過也』。韋述所贊賞的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之『婦道』『孝道』『三綱』『五常』，也正是壽光公主能『先人後己，率禮無違』，『屬己彼一時禮，忘身循孝。式遵典常，遂超名教，大工了難奪，臨事不撓』，才使韋述感念尤深而有此超乎官樣文章而又恰如其分的一紙妙文。

韓擇木書《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21年後又書寫了《唐上都薦福寺臨壇大戒德律師之碑》。碑高194厘米，寬77厘米。16行，每行36字。右下脚毀損，缺約12字。石立涇陽縣文化館。

涇陽，西漢時改爲池陽，隋時改咸陽，唐初復涇陽。境內歷史文物遺存浩富，書法文物散存者有經幢、墓誌、造像記等，其中以韓擇木

所書《唐上都薦福寺臨壇大戒德律師之碑》最稱瑰偉壯麗。

《唐上都薦福寺臨壇大戒德律師之碑》，爲朝議郎守禮部郎中上柱國韓雲卿撰，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國昌黎郡開軒公韓擇木書，朝敬大夫守都水使者集賢殿學士翰林待詔史維則篆額。據碑文載，大戒德律師，號『智舟』，是唐代長安薦福寺高僧。大薦福寺是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唐高宗死後百日，宗室皇族爲他『獻福』而建，初名大獻福寺。武后天授元年（690）改稱薦福寺。寺原連長安城開化坊南部，占地一百二十餘畝，僧人三百之衆。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名僧義淨在此寺譯經院主持翻譯佛教經典。義淨是繼玄奘之後赴印度求法僧人中頗有成就者，他和法顯、玄奘并稱爲『三大求法高僧』。他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出國，歷時二十五年，經二十餘國，求得佛經四百多部。回國後，以十二年時間（700—711）譯經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多卷，并自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大薦福寺，這座著名的佛教寺院不僅是高僧雲集之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寶刹。唐武宗會昌元年（841）日本『入唐八家』之一的慈覺大師圓仁就訪問薦福寺，參拜『佛牙樓』，見到過義淨法師的畫像。寺僧有《送圓仁三藏歸日本》一詩便是確證。唐代大詩人李端在《宿薦福寺東池有懷故園因寄元校書》中描繪了寺中放生池的風光：

暮雨風吹盡，東池一夜涼。伏流回弱荇，明月入垂楊。石竹閑開碧，薔薇暗吐黃。倚琴看鶴舞，搖扇引桐香。舊筍方辭籜，新蓮未滿房。
林幽花晚發，地遠草先長。

從詩中可想見當年之佳境。大戒德律師智舟，居寺時在唐代宗（李豫）年間，是李唐王朝由盛漸衰，政治上相對穩定的「中唐」初期。

據碑文所記，他『服專經律，不卧衽席』，『口主論，爲人之師。蒙者發焉』，曾以佛經度衆生玄妙無數，影響法徒甚衆，更特異者。大師87歲，唐代宗大曆四年（769），圓寂于長安曰：

吾夢浴于大海，水府族類噭如在目。大海水所積也；浴者，瀚垢污也。其將息陰以滅形，除垢以歸淨乎。涇陽，吾父母之鄉。先是門人爲余兆宅土壤，地形高爽，不敢專美。因構塔立像，無事聞之，名曰『涇川佛寺』，願歸于斯。

一段遺囑，說得平靜而安詳，得道高僧之圓滿功德正在這裏。大曆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而終，謚曰大戒德律師。大師生能得天事御賜佛寺『涇川之名，去能得天事封謚，表儀禮物，悉以公給。歸葬之日，門生弟子千里真赴表，都人士女會葬川流』。當其時，『五雲翔空，群鶴舞噪』，

盛況空前，『形蛻道傳』精神永在。韓雲卿有篇碑文，記載了『正己全德，爲人宗師』，『泰山巍巍，涇流活活。吾師則亡，遺德昭烈』。以此可知，韓雲卿也當是智舟的門生弟子之一。此碑刊刻于大師圓寂兩年之後。

一切都是緣。二十年前，我在渭北考察中國書法遺迹時獲見此碑，十分驚喜。得到管理單位允許曾拓印一份，後將此碑書法寫入拙著《中國書法史》。從書法繼承與創新的角度，當時我說：『隸書至唐，已發展成爲程式化極強的厭厭無生氣的書體。其代表作品有唐玄宗李隆基書寫的，豎立于西安碑林入口處碑亭之中的《石臺孝經》。』我認爲韓擇木的隸書是『稍有個性者』。其後，特別是近年在長安出土了歸登書《畢源露仙館詩序》、韓擇木書《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等隸書，對我的認識與判斷有了新啓迪。尤其是《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爲我們對唐人隸書的認識提供了新的影像資料。

雖然比起風格多樣的漢隸的程式化傾嚮更明顯一些，但在程式化總的審美趨嚮之下，有獨立審美意識貫注的書家總是努力尋找自己個性化的書法語言。在唐代，除書寫《御史臺經舍原碑》的梁昇卿之外，韓擇木就是能够寫出自己個性的書法大家了。而將西安碑林所藏《祭西岳神告文碑》（天寶元年）、《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與《唐上都薦福寺臨壇大戒德律師之碑》相比較，更能看出韓擇木隸書個性化的軌跡和獨具的藝術風采。

隸書以漢為最。在漢代簡牘帛書、金文大量出土之前，人們關注的大多是石刻文字，在石刻文字中視東漢碑石文字書法為漢隸主流與典範。誠然，東漢留下的大量彌足珍貴的書法刻石其風格之多樣、形式之雋美，的確是後世之楷模。康有為評魏碑時說：

凡漢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其實對漢隸碑石我們也應當作如是觀。

漢隸碑石書的確是流派紛呈，蔚為大觀，是我們後人學習隸書不可越過的第一門功課。但隸書至唐却不仅仅是『厭厭無生氣』的『程式化』，韓擇木還真是寫出了個性的隸書大家。

唐宋諸大家在評韓擇木隸書時多把他與東漢主持刊刻《熹平石經》的蔡邕相比，稱他為『蔡邕中興』。其實，這一評說實在不準確、不公平。東漢《熹平石經》（殘石），是為了校訂經書文字所寫的標準化的隸書，其目的不在書法藝術而在校訂文字。但這種以應用為目的的隸書，出自大書法家蔡邕等人之手，也就有了超出實用功能的觀賞價值，其藝術性也受到歷代學人的珍視。以藝術論，《熹平石經》體方筆圓，點畫勻整，端正嚴謹，體勢多方，已有了清晰的程式化傾嚮。我們看韓擇木的隸書，雖然有程式化的支配，『一字萬同』之弊，但仔細審其用筆、結字，自

有一番匠心獨運之處。還是明代王世貞研究得仔細，他說：

桐柏觀記，韓擇木書。于漢法雖大變，然猶屈強有骨。明皇酷嬖太真，無所不至。隸分不免作豐容艷肌時狀。老杜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蓋有感也。

如果說唐玄宗李隆基自己的隸書與豐肌肥體之審美時尚相應，韓擇木就是『屈強有骨』、瘦硬通神的追求者了。特別是他所書《昭告華岳碑》《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就是極有個性的隸書佳作。他在點線總的處理上取瘦勁韵味；筆法上起筆多藏頭，收筆多縱伸；折筆、斷筆的運用活潑而得體；可伸展之波挑，頗多適當誇張，其點線形式美的因素遠逾《熹平石經》，是《禮器碑》一類漢隸筆法的繼承與發展。其結字調勻，點畫在緊守中宮的基礎上多取輻射之狀，舒展大度，翩翩恣肆，遠勝蔡中郎之《熹平石經》。而其中『黎』『偏』『仍』『傍』『俄』『監』『迹』『夜』『唯』『哉』『成』『以』『愛』等字結字之圍繞中心穿插避就、移位變形所產生的美實在難能可貴。作品的形式美告訴我們，對韓擇木隸書之美不能再說是『稍有個性』，而應當說風格鮮明。

如果說韓擇木天寶年間所書隸書充滿着朝氣與活力，陽剛之氣偏盛，那麼21年後他書寫的《唐上都薦福寺臨壇大戒德律師之碑》就少了一點

火氣，多了一點靜氣；少了一點灑脫，多了一點沉穩。總之，他的書法也像大戒德律師智舟大師禮佛參禪，大徹大悟之間，斂盡浮華，歸于淡泊。以禪心、禪意入書了。

欣賞此碑書法，不能忽視的是其篆額爲以隸書著稱的大書家史惟則所書。我們把他的篆書和自詡爲『斯翁之後，直至小生』的李陽冰篆書相比，其線條之力感，結字之密上疏下、均衡、對稱、穩定都更勝一籌。刻字藝術家『強劖』能傳達出韓擇木隸書之神韵，千秋書史，不能沒有他的大名。

趙明誠《金石錄》記：

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滎陽王妃朱氏墓誌獨爲正書，筆法清勁可愛。

近見一民間收藏韓擇木書楷書墓誌片段，的確『筆法清勁可愛』，足見古人之不餘欺也。以書法藝術論，韓擇木的隸書還是最爲精彩，而《大唐故壽光公主墓誌銘》其藝術水平之高當爲韓書第一，爲唐隸之最，更爲寶也。宋時韓擇木八分『石刻存者尚多』，今日我們所能見到的也祇有爲數不多的幾件。滄海桑田，令人慨然。

大 唐 故 壽 光 公 主 墓 碑

銘 口 亦 序

鑿 青 光 程 大 夫 施 太

士 和 次 官 事 車 述 撰
子 左 庶 子 係 賢 院 學

議東都太守及諸王侍書朝
成紀木書司業輕
韓擇木書
西都守空子
天皇大聖帝之曾曰

孫

皇

帝

之

睿

宗

玄

眞

大

聖

寶

聖

文

神

武

應

道

皇

帝

之

第

派

二

陰瓊樹之不山枝稟妙舍
生宋殊祥乘嗣同微
順矜柔和季羣之百壽
備矜莊繩師婉惠激長而
宮之詩氏之言告固以
禮以之言告固以之言告
固以之言告固以之言告

